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指流沙，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4069902

10位ISBN编号：7564069902

出版时间：2013-1

出版时间：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沈从文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《民国大师经典书系:一指流沙,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》内容简介：民国大师经典作品系列共十册，本册为民国大师沈从文作品精选集。

沈从文是现代著名文学家，其作品尤其是描写湘西民间风情的小说备受推崇。

《民国大师经典书系:一指流沙,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》精选了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《三三》等精美文章。

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文章了解当时社会及大师的思想，并在文章中了解大师的人生。

作者简介

沈从文（1902年12月28日-1988年5月10日），现代著名作家、历史文物研究家、京派小说代表人物。14岁时，他投身行伍，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。

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，1931年-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。

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，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。

书籍目录

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萧萧 丈夫 爱欲 边城 山鬼 三三 王嫂 巧秀和冬生 月下小景 船上 夜渔 腊八粥 往事 草绳 鸭窠围的夜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医生 阿黑小史（节选）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，大约在两岁左右。

我从小到四岁左右，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。

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，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，到认完六百生字时，腹中生了蛔虫，弄得黄瘦异常，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。

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，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。

那人既是我的亲戚，我年龄又那么小，过那边去念书，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，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。

到六岁时，我的弟弟方两岁，两人同时出了疹子。

时正六月，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。

又不能躺下睡觉，一躺下就咳嗽发喘。

又不要人抱，抱时全身难受。

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篾卷好，同春卷一样，竖立在屋中阴凉处。

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。

十分幸运，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。

我的弟弟病后家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，照料得法，他便壮大异常。

我因此一病，却完全改了样子，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，成了个小猴儿精了。

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。

如一般风气，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，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。

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，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，比较其余小孩，可谓十分幸福。

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，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，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，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。

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。

我间或逃学，且一再说谎，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。

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，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，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。

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，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。

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，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，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。

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，我曾经有一时还作过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。

稍稍害点病时，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睡眠，在床边服侍我，当我要谁抱时谁就伸出手来。

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很好，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，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都好得多。

我的爸爸既一面只作将军的好梦，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。

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，不希望我作将军，却告诉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，以及他庚子年间所得的一份经验。

他因为欢喜京戏，只想我学戏，作谭鑫培。

他以为我不拘作什么事，总之应比作个将军高些。

第一个赞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的爸爸。

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塾中逃出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荡，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，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，我的行为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。

同时那小我四岁的弟弟，因为看护他的苗妇人照料十分得法，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，年龄虽小，便显得气派宏大，凝静结实，且极自重自爱，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，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。

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，二十二岁时便作了步兵上校。

至于我那个爸爸，却在蒙古、东北、西藏各处军队中混过，民国二十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，在本地土著军队里作军医（后改为中医院长），把将军希望留在弟弟身上，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瞎目了。

我有了外面的自由，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，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，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。

<<一指流沙，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>>

领导我逃出学塾，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，稀奇的色，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，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。

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，到城外山上去玩，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，到水边去玩。

他教我说谎，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，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，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。

即或不逃学，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，每到中午散学时，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朱笔写个中字，我们尚依然能够一手高举，把身体泡到河水中玩个半天。

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出的。

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。

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，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。

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。

我认识美，学会思索，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。

我最初与水接近，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。

现在说来，我在作孩子的时代，原本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。

我并不愚蠢。

当时在一班表兄弟中和弟兄中，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比我聪明，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懂事。

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后，我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。

在多样教训多样方法管束下，我不欢喜读书的性情，从塾师方面，从家庭方面，从亲戚方面，莫不对于我感觉得无多希望。

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。

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，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。

我最先所学，同时拿来致用的，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。

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，新鲜颜色，新鲜气味而跳。

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。

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，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。

似乎就只这样一个原因，我在学塾中，逃学记录点数，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。

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，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。

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时，我又不曾在职务上学好过什么。

二十年后我“不安于当前事务，却倾心于现世光色，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，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”，这分性格的形成，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习惯。

自从逃学成习惯后，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，什么也不再关心。

有时天气坏一点，不便出城上山里去玩，逃了学没有什么去处，我就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。

本地大建筑在城外计三十来处，除了庙宇就是会馆和祠堂。

空地广阔，因此均为小手工业工人所利用。

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，织竹篾，做香，我就看他们做事。

有人下棋，我看下棋。

有人打拳，我看打拳。

甚至于相骂，我也看着，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，如何结果。

因为自己既逃学，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，所到的必是较远的庙里。

到了那里，既无一个熟人，因此什么事都只好用耳朵去听，眼睛去看，直到看无可看听无可听时，我便应当设计打量我怎么回家去的方法了。

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。

内中有十多本破书，由《包旬杂志》、《幼学琼林》到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通常得背诵。

分量相当沉重。

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，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。

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。

许多这种小孩子，因为逃学到各处去，人家一见就认得出，上年纪一点的人见到时就会说：“逃学的，赶快跑回家挨打去，不要在这里玩。”

”若无书篮可不必受这种教训。

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，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。

那地方无一个人看管，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他的书篮。

小孩子对于土地神全不缺少必需的敬畏，都信托这木偶，把书篮好好地藏到神座龕子里去，常常同时有五个或八个，到时却各人把各人的拿走，谁也不会乱动旁人的东西。

我把书篮放到那地方去，次数是不能记忆了的，照我想来，次数最多的必定是我。

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，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。

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，伏在上面受笞。

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，表示忏悔。

有时又常常罚跪至一根香时间。

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，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，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，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。

按照天气寒暖，想到河中的鳊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刺的情形，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，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，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。

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，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，处罚的时间忘掉，直到被唤起以后为止，我就从不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。

那不是冤屈。

我应感谢那种处罚，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，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。

家中对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，以为只是教师方面太宽的过失，因此又为我换一个教师。

我当然不能在这些变动上有什么异议。

这事对我说来，我倒又得感谢我的家中。

因为先前那个学校比较近些，虽常常绕道上学，终不是个办法，且因绕道过远，把时间耽误太久时，无可托词。

现在的学校可真很远很远了，不必包绕偏街，我便应当经过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了。

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，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，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。

又可看到一个伞铺，大门敞开，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，尽人欣赏。

又有皮靴店，大胖子皮匠，天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（上面有一撮毛！

）用夹板上鞋。

又有剃头铺，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，呆呆的在那里尽剃头师傅刮脸。

又可看到一家染坊，有强壮多力的苗人，踞在凹形石碾上面，站得高高的，手扶着墙上横木，偏左偏右的摇荡。

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，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，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，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。

我还必须经过一个豆粉作坊，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，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。

我还得经过一些屠户肉案桌，可看到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。

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冥器出租花轿的铺子，有白面无常鬼，蓝面阎罗王，鱼龙，轿子，金童玉女。

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亲，有多少冥器，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，换了些什么式样。

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，看他们贴金敷粉，涂色，一站许久。

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，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。

每天上学时，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，里面放十多本破书。

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，可是一出了大门，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，赤脚向学校走去。

不管如何，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，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。

若从西城走去，在那边就可看到牢狱，大清早若干人戴了脚镣从牢中出来，派过衙门去挖土。

若从杀人处走过，昨天杀的人还没有收尸，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，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，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，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，或用一木棍去戳戳，看

看会动不动。

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，就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，不再过去，只远远地看看，就走开了。

既然到了溪边，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，就把裤管高卷，书篮顶在头上，一只手扶着，一只手照料裤子，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，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。

学校在北门，我出的是西门，又进南门，再绕从城里大街一直走去。

在南门河滩方面我还可以看一阵杀牛，机会好时恰好正看到那老实可怜畜牲放倒的情形。

因为每天可以看一点点，杀牛的手续同牛内脏的位置，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。

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，有织篦子的铺子，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上，用厚背的钢刀破篾，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篦子。

（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，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。

）又有铁匠铺，制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，大门永远敞开着，时间即或再早一些，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，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，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，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。

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，这个小东西，赶忙舞动细柄铁锤，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，在身面前落下，火花四溅地一下一下打着。

有时打的是一把刀，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。

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，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，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熟铁里去。

日子一多，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程序，我也不会弄错了。

边街又有小饭铺，门前有个大竹筒，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。

有干鱼同酸菜，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。

引诱主顾上门，意思好像是说：“吃我，随便吃我，好吃！”

每次我总仔细看看，真所谓“过屠门而大嚼”，也过了瘾。

我最欢喜天上落雨，一落了小雨，若脚下穿的是布鞋，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，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，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。

但最使人开心事，还是落过大雨以后，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，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，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，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。

若河中涨了大水，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、家具、南瓜同其他东西，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。

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，在桥头上待着，注目水中，有所等待。

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，就蹿身一跃，骑到那树上，或傍近物边，把绳子缚定，自己便快快地向下游岸边泅去，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，就把绳子拉着，或缠绕到大石上大石上去，于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。

我欢喜看人在泅水里扳罾，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。

一涨了水，照例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。

照家中规矩，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，我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。

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，钉鞋声音实在好听，大白天对于钉鞋，我依然毫无兴味。

若在四月落了点小雨，山地里田塍上各处都是蟋蟀声音，真使人心花怒放。

在这些时节，我便觉得学校真没有意思，简直坐不住，总得想方设法逃学上山去捉蟋蟀。

有时没有什么东西安置这小东西，就走到那里去，把第一只捉到手后又捉第二只，两只手各有一只后，就听第三只。

本地蟋蟀原分春秋二季，春季的多在田间泥里草里，秋季的多在人家附近石罅里瓦砾中，如今既然这东西只在泥层里，故即或两只手心各有一匹小东西后，我总还可以想方设法把第三只从泥土中赶出，看看若比较手中的大些，即开释了手中所有，捕捉新的，如此轮流换去，一整天方捉回两只小虫。

城头上有白色炊烟，街巷里有摇铃铛卖煤油的声音，约当下午三点左右时，赶忙走到一个刻花板的老木匠那里去，很兴奋地同那木匠说：“师傅师傅，今天可捉了大王来了！”

<<一指流沙，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>>

”那木匠便故意装成无动于衷的神气，仍然坐在高凳上玩他的车盘，正眼也不看我地说：“不成，要打打得赌点输赢！”

”我说：“输了替你磨刀成不成？”

”“嗨，够了，我不要你磨刀，你哪会磨刀！”

上次磨凿子还磨坏了我的家伙！”

”这不是冤枉我，我上次的确磨坏了他一把凿子。

不好意思再说磨刀了，我说：“师傅，那这样办法，你借给我一个瓦盆子，让我自己来试试这两只谁能干些好不好？”

”我说这话时真怪和气，为的是他以逸待劳，若不允许我还是无办法。

那木匠想了想，好像莫可奈何才让步的样子，“借盆子得把战败的一只给我，算作租钱。”

”我满口答应：“那成，那成。”

”于是他方离开车盘，很慷慨地借给我一个泥罐子，顷刻之间我就只剩下一只蟋蟀了。

这木匠看看我捉来的虫还不坏，必向我提议：“我们来比比，你赢了我借你这泥罐一天；你输了，你把这蟋蟀输给我，办法公平不公平？”

”我正需要那么一个办法，连说“公平，公平”，于是这木匠进去了一会儿，拿出一只蟋蟀来同我的斗，不消说，三五回合我的自然又败了。

他的蟋蟀照例却常常是我前一天输给他的。

那木匠看看我有点颓丧，明白我认识那匹小东西，担心我生气时一摔，一面赶忙收拾盆罐，一面带着鼓励我神气笑笑地说：“老弟，老弟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！”

你应当捉好的来，走远一点。

明天来，明天来！”

”我什么话也不说，微笑着，出了木匠的大门，空手回家了。

这样一整天在为雨水泡软的田塍上乱跑，回家时常常全身是泥，家中当然一望而知，于是不必多说，沿老例跪一根香，罚关在空房子里，不许哭，不许吃饭。

等一会儿我自然可以从姐姐方面得到充饥的东西。

悄悄地把东西吃下以后，我也疲倦了，因此空房中即或再冷一点，老鼠来去很多，一会儿就睡着，再也不知道如何上床的事了。

即或在家中那么受折磨，到学校去时又免不了补挨一顿板子，我还是在想逃学时就逃学，决不为处罚所恐吓。

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地里的李子枇杷，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大骂着追来时，就飞奔而逃，逃到远处一面吃那个赃物，一面还唱山歌气那主人。

总而言之，人虽小小的，两只脚跑得很快，什么茨棚里钻去也不在乎，要捉我可捉不到，就认为这种事很有趣味。

可是只要我不逃学，在学校里我是不至于像其他那些人受处罚的。

我从不用心念书，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。

许多书总是临时来读十遍八遍，背诵时节却居然琅琅上口，一字不遗。

也似乎就由于这份小小聪明，学校把我同一般同学一样待遇，更使我轻视学校。

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，不好好地利用自己聪明用功，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，不让我玩。

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，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稀奇。

最稀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，在他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。

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？

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？

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，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？

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，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？

这些古怪事情太多了。

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，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。

<<一指流沙，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>>

我要知道的太多，所知道的又太少，有时便有点发愁。

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，各处去看，各处去听，还各处去嗅闻，死蛇的气味，腐草的气味，屠户身上的气味，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，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，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。蝙蝠的声音，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插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，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，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刺的微声，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。

因此回到家里时，夜间我便做出无数稀奇古怪的梦。

这些梦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如今，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，既把我带回到那个“过去”的空虚里去，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。

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，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

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。

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。

我得看许多业已由于好询问别人，以及好自己幻想所感觉到的世界上的新鲜事情新鲜东西。

结果能逃学时我逃学，不能逃学我就只好做梦。

照地方风气说来，一个小孩子野一点的，照例也必须强悍一点，才能各处跑去。

因为一出城外，随时都会有一样东西突然扑到你身边来，或是一只凶恶的狗，或是一个顽劣的人。

无法抵抗这点袭击，就不容易各处自由放荡。

一个野一点的孩子，即或身边不必时时刻刻带一把小刀，也总得带一削光的竹块，好好地插到裤带上，遇机会到时，就取出来当作武器。

尤其是到一个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看木偶戏，不准备厮杀一场简直不成。

你能干点，单身往各处去，有人挑战时，还只是一人近你身边来恶斗。

若包围到你身边的顽童人数极多，你还可挑选同你精力相差不大的一人，你不妨指定其中一个说：“要打吗？”

你来。

我同你来。

”到时也只那一个人拢来。

被他打倒，你活该，只好伏在地上尽他压着痛打一顿。

你打倒了他，他活该，把他揍够后你可以自由走去，谁也不会追你，只不过说句“下次再来”罢了。

可是你根本上若就十分怯弱，即或结伴同行，到什么地方去时，也会有人特意挑出你来殴斗。

应战你得吃亏，不答应你得被仇人与同伴两方面奚落，顶不经济。

感谢我那爸爸给了我一份勇气，人虽小，到什么地方去我总不害怕。

到被人围上必须打架时，我能挑出那些同我不差多少的人来，我的敏捷同机智，总常常占点上风。

有时气运不佳，不小心被人摔倒，我还会有方法翻身过来压到别人身上去。

在这件事上我只吃过一次亏，不是一个小孩，却是一只恶狗，把我攻倒后，咬伤了我一只手。

我走到任何地方去都不怕谁，同时因换了好些私塾，各处皆有些同学，大家既都逃过学，便有无数的朋友，因此也不会同人打架了。

可是自从被那只恶狗攻倒过一次以后，到如今我却依然十分怕狗。

（有种两脚狗我更害怕，对付不了。

）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，用单刀、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。

事情发生时，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，只不过说：“小杂种，站远一点，不要太近！”

”嘱咐小孩子稍稍站开点儿罢了。

本地军人互相砍杀虽不出奇，行刺暗算却不作兴。

这类善于殴斗的人物，有军营中人，有哥老会中老么，有好打不平的闲汉，在当地另成一帮，豁达大度，谦卑接物，为友报仇，爱义好施，且多非常孝顺。

但这类人物为时代所陶冶，到民五以后也就渐渐消灭了。

虽有些青年军官还保存那点风格，风格中最重要的一点洒脱处，却为了军纪一类影响，大不如前辈了。

我有三个堂叔叔两个姑姑都住在城南乡下，离城四十里左右。

那地方名黄罗寨，出强悍的人同猛鸷的兽。

我爸爸三岁时，在那里差一点险被老虎咬去。

我四岁左右，到那里第一天，就看见四个乡下人抬了一只死虎进城，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。

我还有一个表哥，住在城北十里地名长宁哨的乡下，从那里再过去十里便是苗乡。

表哥是一个紫色脸膛的人，一个守碉堡的战兵。

我四岁时被他带到乡下去过了三天，二十年后还记得那个小小城堡黄昏来时鼓角的声音。

这战兵在苗乡有点威信，很能喊叫一些苗人。

每次来城时，必为我带一只小斗鸡或一点别的东西。

一来为我说苗人故事，临走时我总不让他走。

我喜欢他，觉得他比乡下叔父能干有趣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，沈从文头一个就是，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，头一个可以获奖的。……我觉得他写的那部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，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—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马悦然

编辑推荐

《民国大师经典书系:一指流沙,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》编辑推荐：装帧精美的典藏书籍，这是一套民国大师经典书系，收录数十位风格各异的民国大师的经典作品；民国大师们都有着非凡的经历与成就，令人敬仰，引人好奇；读者能从这套书中看到民国精英们的生活，领略民国时期的独特韵味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